

人间物语

南北湖红茶

| 冯娟华 文 |

二十多年来,因为工作原因,一直生活在美丽的浙江南北湖畔。看多了南北湖的四季花事,吃遍了漫山遍野的山珍地鲜,尤其爱上了南北湖北木山出产的红茶。这是一款太过普通的红茶,普通到它都没有名字,但丝毫也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。

多少年离家在外,三餐不定,年岁渐长,脾胃也开始抗议,对我不友好起来。十年前一个初春的午后,胃又开始疼了,我站在办公室窗前,一手捧着刚泡的绿茶,一手揉着腹部。单位的花工老冯恰好进来浇花,向我一抬眼:“你怎么还在喝绿茶?应该喝点红茶暖暖胃。”

第二天,一包茶叶放在我办公桌上。我打开一看,乌幽幽,黑得很,就有点嫌弃。老冯急了,操着带绍兴方言的普通话说:“这个土茶,就是一个宝啊!吾自家做的,你泡来吃吃看。”

老冯粗糙黝黑的脸上写着期待,我也不好意思拂了他的好意。

老冯幼时跟着祖上逃难来到海盐,落脚在澉浦南山村。他脾气倔强又暴躁,却极重情义,是个古怪的小老头。机缘巧合,他祖上姓冯,我也姓冯,他有个女儿比我大五岁,名字和我非常相近,小名和我一样也叫“娟娟”。混得熟了,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疼爱,还时常开玩笑说:“我们以前肯定是一家人。”我感觉,老冯是真的把我当“一家人”了。而我也把老冯认作可亲近的人。

我泡了几回他给的红茶试喝,感觉胃暖暖的,也不反酸了。慢慢地,慢慢喜欢上了这款土里土气的茶,茶汤回味甘甜、口齿生津,细品之下,竟还有橘子的清香。老冯非常得意,拍着胸脯说:“我做茶,真不是吹的,独门手艺啊!”

后来才知道,老冯制茶,真不是吹的。

海盐南北湖,地处杭嘉湖平原,冬季寒湿,当地农民习惯喝红茶驱寒暖胃,做红茶的手艺也就祖祖辈辈流传了下来。老冯入赘在南山村唐家浜,老丈人以前在林业队工作,习得祖上做红茶的一手好手艺,在当地号称“红茶第一人”。附近村民每到做红茶季,都要上门来观摩取经。老冯近水楼台先得月,经过多年的熏习,自是深谙做茶门道。他做的茶,每年早早预定一空,都是爱上红茶的回头客。

我自此爱上了红茶。而老冯,看我越来越喜欢喝红茶,乐不可支,每年新做红茶时,必定给我留一份。

五年前,老冯忽然得急

病走了。

我非常忧伤,喝了他多年的红茶,此生竟无以回报。憾!

老冯的红茶慢慢地喝完了。我去网上搜罗,各类红茶品牌繁多,价格不菲。正山小种、祁门红茶、云南的古树红茶……可它们都不是地道的海盐南北湖北木山手工红茶——我心中久藏的味道。

清明过后,又到做红茶时节。有一天路过六里集市,忽然发现老冯的女儿在卖茶叶,摊位上竟然也有红茶,欣喜至极。我说,我喝惯了你爸做的红茶,忘不了那种橘子清香的味道。娟娟姐眼眶红了:“我爸走前还说你喜欢喝他做的红茶,交待我做了红茶别忘了给你留一份……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善良的老冯,在生命最后时刻,还不忘给予我温暖!娟娟姐告诉我,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做红茶,老早就学会了做茶的手艺。娟娟姐说:“以后你就喝我做的红茶吧,或者你来我家,教你做红茶。”

买回娟娟姐摊位上的茶叶,回家迫不及待地泡了一壶,屋子里氤氲起熟悉的味道,一时百感交集。老冯音容笑貌宛在眼前,饱含朴素情感的红茶滋味,从嘴里喉咙入心,时间和经验的记忆将身体唤醒,犹如久别重逢。

我鼓起勇气,走进南山村,来到老冯的家,请娟娟姐教我做红茶。

南山村坐落于苍翠的北木山下,是个古老的小村落,村里家家户户开门即见山,当地农民种茶、制茶历史悠久。我很好奇,问了村里几位老人,都说自打他们记事起,北木山上和山脚就种满了茶树,父辈们一直以做茶、卖茶为主要营生。

每年清明前后,村民们纷纷下地采茶,做龙井绿茶售卖,以维持一年生计。红茶,则是抓住春茶的尾巴,做一点自家喝,或送人。谷雨前,北木山上的茶叶,已经没有村民采摘了,趁茶树还没有回头修剪时,娟娟姐带我上山采茶。南北湖北木山上空气纯净,山泉清冽,此时的茶叶新芽已经养得丰腴肥厚,无比纯美。娟娟姐告诉我,茶叶最能吸附各种气息,要找远离车马人烟的茶园采摘,这也是他父亲做茶的诀窍之一。

北木山上一片宁静,偶尔有清脆的鸟鸣传来。我背着小背篓,跟着娟娟姐,很快就找到了一片茶园。茶树周围长满了橘子树,枝头花事正盛,洁白的橘子花星星点点,满山芳菲啊!我有点贪

婪地吮吸着沁人的花香,终于找到了老冯制作的红茶里缕缕清香的源头。

茶叶采下来,要立即进行杀青,专业术语叫萎凋,通俗点说就是摊晒在有阳光、有徐徐微风的地方,让它自然萎软。杀青时,要确保周围环境干净整洁,最好有橘子树、香樟树等各类芬芳型树木。杀青完毕,就要对茶叶进行揉捻,红茶制作绝对纯手工出品才够味。老冯生前曾尝试用专用机器揉捻,结果茶品出来,终究差强人意,自此弃用机器。可揉捻真是一个技术活,我学了好久,才掌握手法诀窍。

揉捻完毕,把茶叶放入干净容器发酵。春天这个季节,天气忽冷忽热,杀青和发酵要根据气温来进行调整,稍不注意,一批茶就可能报废。细节稍有差池,茶的品质就可能天壤之别。发酵完的茶叶还有最要紧的一道工序,晒干。每每此时,我总是祈求老天出个大太阳。要是阳光热烈,一天左右,就能晒干。此时的茶,满身的阳光味道,清香扑鼻。

几年尝试做下来,有各种失败,也有各种惊喜,但做茶的初衷依然不改。粗茶淡饭自甘心,我乐在其中。每次做了上好的成品,便赠予亲朋好友,请他们分享我的喜悦。

去年,有专业制茶大师和茶艺大师听说我做茶之事,专程赶来拜访,品茶后拍案叫绝,称赞这茶鲜活,有特别芳菲的味道,堪比杭州著名红茶珍品——九曲红梅。

于是,他们也自告奋勇加入进来,我们做茶的队伍壮大了。谷雨前,我们一鼓作气,发动身边朋友一起采茶,一连做了四批红茶,竟无一失败。这四批茶,后来结缘于一些佛寺和大德,收到无数好评。有位老师品尝过后,直接指定这款土红茶为待客专用茶。

前几天路过六里集镇,又看见娟娟姐站在摊位前与顾客招呼着。她的茶摊生意不错,有很多回头客也喜欢上了她的手工红茶。姐姐看到了我,远远地招呼我:“今年我们还一起采茶哦……”我微笑着使劲点头,心想着,老冯的红茶,那种回味甘甜、口齿生津,还有橘子清香的味道,真的传承下来了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喝惯了南北湖的红茶,始终觉得本地的茶最是抚慰人心。虽然我们的红茶到现在还没有名字,养在深闺人未识,但相信她在呼唤与等待着一场不朽的相会,终有一天,她会撩起朦胧的面纱,走出南北湖。

片羽

都市里的花海

| 王国华 文 |

当我蹲下身给这些花拍照的时候,发现它们每一朵都动个不停,你推我揉,勃发着原始的生命力。风大的时候,它们摇摆得剧烈;风小的时候,它们摇摆得轻巧。莫非风是始作俑者?可没风的时候,它们依然悄悄地动,伸一伸胳膊,歪一歪脑袋,或者扒拉一下旁边的花。

唯阳光能让它们平静下来。阳光有重量,金色,从天而降。好像遥远的上面有个人,拴一条绳子,放下一坨一坨的金块儿,压在花朵上。叶片都乖乖就范。阳光越亮,按得越紧。我对着它们啪啪猛拍。回头看那些照片,花朵都闪着金光。我知道,那其实是两件事物:一个花朵,一个金块。

两千亩的花田,极目远眺,让天空显得特别低,天和地几乎连在一块儿了。游人往那边再走近一点儿,个儿高的,会被天和地夹住,个矮如我者,直接淹没于缝隙中。花田像一个一个的方格,有的方格大,有的方格小。每个方格一种颜色。红的,白的是百日菊,深黄的是黄秋英,浅黄的是油菜花。红、白、粉又分几个层次,所以姹紫嫣红,非一词可以描绘。只有到现场,才见其斑斓。

正逢三九节气,北方已是极寒,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人们总以为花草树木跟着季节走,其实它们是在跟着温度走。在岭南,木棉一般三月开花,如果一二月份过暖,木棉也会毫不犹豫地变红。炮仗花本是四月的宠儿,今年二月份它们就绽放了,爬在墙头上,红得耀眼,一嘟噜一嘟噜的,仿佛在春节炸响。很长时间里,季节是和气温绑在一起的。冬天冷,夏天热,春天暖,秋天凉。殊不知偌大

的星球,这只是一部分规律。更多的规律都在形成和变化中。而在岭南,温度和季节本不亲昵,各行其是。花朵左右打量,无所依傍,便随着自己的心情开放或者凋落。季节并不怪罪它们。

在一些乡村,花海并不稀奇,远比这里的花海更漂亮,种类也多,面积也大。周围还连着农田,浑然一体的感觉。恰是这浑然一体,让花海不再突兀和奢侈。而都市里的花海,与高楼大厦比邻,和谐相处,难能可贵。

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。两个小时对两千亩花田的打量,必然是浮光掠影。站在海边,只看到了蔚蓝和波澜壮阔,无法探知每一朵浪花的喜怒哀乐。面对花田,我无法走近每一株花朵,它们也无法走近我。在我上班的路上,有一株美丽异木棉,每年冬季开得特别灿烂,大朵大朵粉色的花挂在半空中,一挂就是两个月。我就像学习射箭的那个纪昌,每天看着它,越看越大,花瓣都伸到我的车窗里,花蕊划到了我的脸颊。整个冬天,我都被这一株异木棉笼罩着,直到花儿凋落殆尽,仅剩几朵,依然没心没肺地热烈。眼前这片花海中的花,我来不及把它们越看越大,便要离开了。

那么多的游人集中在道路上,并不显多,花田稀释了他们。人如蜜蜂一样簇拥在一起,点缀着花田。南国,这是个普通的冬日,我们一行三人,穿着衬衣、裙子,在花间乱窜。还有人穿着短袖,阳光在他们的皮肤上一跳一跳。每个人脸上都被花朵映照出了褶皱,仿佛可以看到他们体内的勃勃生机被鲜花引发出来。



插了梅花便过年 插画 戎锋